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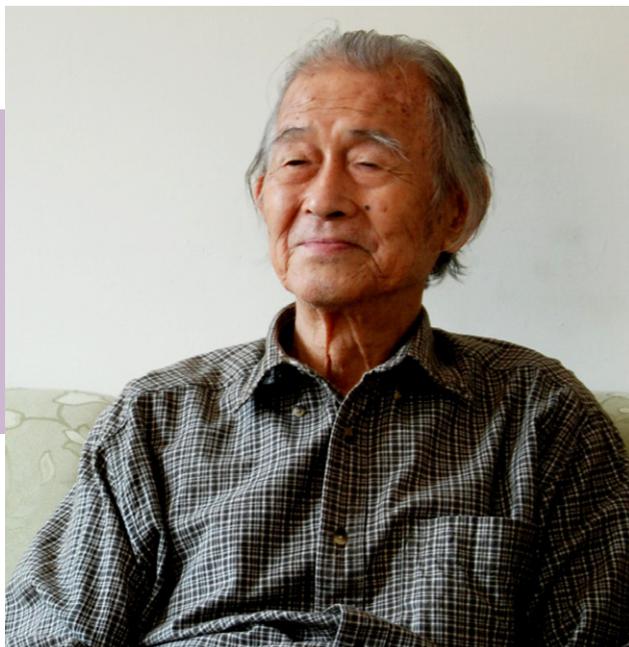
向前輩作家致敬

蜘蛛吐絲，我吐詩

永遠的文學者

陳千武

文 / 黃柏華



埋設在南洋
 我底死，我忘記帶回來
 那裡有椰子樹繁茂的島嶼
 蜿蜒的海濱，以及
 海上，土人操櫓的獨木舟
 我瞞過土人的懷疑
 穿過並列的椰子樹
 深入蒼鬱的密林
 終於把我底死隱藏在密林的一隅
 於是
 在第二次激烈的世界大戰中
 我悠然地活著
 雖然我任過重機鎗手
 從這個島嶼轉戰到那個島嶼
 沐浴過敵機十五厘的散彈
 擔當過敵軍射擊的目標
 聽過強敵動態的聲勢
 但我仍未曾死去
 因我底死早先隱藏在密林的一隅
 一直到不義的軍閥投降
 我回到了，祖國
 我才想起
 我底死，我忘記帶了回來
 埋設在南洋島嶼的那唯一的我底死啊
 我想總有一天，一定會像信鴿那樣
 帶回一些南方的消息飛來——

這是 陳千武，一位永遠的文學者在1964年發表的〈信鴿〉一詩，描述他在大太平洋戰爭期間被迫加入日本陸軍特別志願兵在南洋島嶼上的生死搏鬥經歷。他從沒預料能活著回家，因為當時只要被派去南洋作戰，幾乎沒有倖存者歸來，所以他用「將死埋藏在密林」的超現實手法來描述從戰場倖存的體悟，也因此陳老師從來不過生日，開玩笑說：「不能過生日，才不會被（死神）發現！」

跨越語言 奠功文壇

陳千武生於1922年南投名間鄉，本名陳武雄，一筆名桓夫，今年年近九十，為人爽朗，充滿任俠好義的風範。他身為跨越語言的一代，歷經日治時期對文學啟蒙，開始發表詩作，至戰後利用工作之餘苦心潛修，重新學習用中文創作，陳千武以驚人的毅力，辛苦跨越了母語（福佬話）、日文與中文之間的鴻溝而累積出著作等身、耀眼的文學成績。

除了創作不輟外，他還積極參與文壇活動，以詩會友。1964年與中部作家詹冰、林亨泰等人創設「笠」詩社，為戰後本土詩社的先聲，帶動半世紀以來的中部文風，更憑藉其流暢的中、日文造詣，投身文學翻譯工作，1980年與日韓詩友發起出版《亞洲現

代詩集》，籌辦亞洲現代詩人會議，為亞洲詩人交流奠定契機；不論在臺灣文壇或亞洲文壇，都深具貢獻。

催生文化中心 貢獻卓著

陳千武更是臺中市立文化中心的創始者，說起這段往事，實在是有遠見的文化志士、為政者與企業家齊心之作。當年陳瑞堂市長任內，臺中永豐餘紙業公司的企業家何永由於與市長有深刻的交情，由其創辦的文英基金會捐獻一千萬臺幣給市府做公益設施建設之用。當時擔任市府庶務股長的陳千武便建議市長，為了臺灣的文化建設，應該蓋一座文化活動的機構，這個想法獲得市長肯定，同意撥出雙十路的舊球場作為基地，但是經建築師畫圖估算經費竟需二千萬元，熱心的何永先生於是一肩扛起，自行建築後再樂捐給市府。此建築於1976年10月落成，根據陳千武的建議，以「臺中市立文化中心」的名銜開幕，也就是今日雙十路上的文英館。

臺中市立文化中心是當時全國唯一的文化中心，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先生前來參觀後深受感動，因此將「每一縣市建立一座文化中心，加強文化活動」列入十二項國家建設之一。陳千武被任命為文化中心首任主任，不但積極推動各項藝文活動，更不辭辛苦至各縣市分享經營文化活動的方法心得，為全國各縣市文化中心的成立與運作，樹立良好典範。

以文學關懷社會 擁抱臺灣

2002年陳千武獲得第六屆國家文藝獎，他在得獎感言中表示：「我曾經是文學少年時，張深切、張星建、張文環、楊達等前輩作家，異口同聲的鼓勵我應發揮社會責任與使命感，為纖弱的臺灣文學努力創作，留存美好的文藝資產給後代。於是，我踏進文學創作的迷津，毫不畏縮，一



①

① 1939年，文學少年時的陳千武（中），與臺中一中同學合照。

②

② 策劃創建臺中市文化中心，1976年10月25日開館，館前留影。

直不變地尋求『認清自我』的皈依，依詩依文依評論誠懇地擁抱臺灣，也讓臺灣擁抱我。」

確實，回首陳千武的文學人生，他一直謹記前輩的教誨兢兢業業。不論作為創作者或推廣者，都是全力以赴。自1939年發表第一首詩迄今七十多年，一生筆耕關懷社會，見證臺灣的歷史經驗，為臺灣文化發展不辭辛勞，他不僅是位充滿生命力的文學者，更是值得景仰的文化人。END

參考資料

《信鴿·文學·人生·陳千武》吳櫻著，臺中市文化局出版。

《永遠的文學者——陳千武特展》臺灣文學館通訊第15期，第4至9頁。